

我珍惜每一颗饭粒

□ 薛勇

一直到现在,我都保持着一个良好的习惯:吃完饭的碗里不留一颗饭粒,洗涮饭锅时不会浪费一颗饭粒。我总结了一下,养成这样的习惯应该是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从小接受的教育。好像是读小学二三年级时,有一篇课文叫《十粒米的故事》,故事的大概意思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孙子跟着爷爷到生产队的碾米厂去碾米,在这过程中,爷爷蹲在地上捡着从碾米机里漏出来的米粒,孙子疑惑地问爷爷,就这么几粒米还捡起来干什么?爷爷捡完站起来,数一数手掌上的米粒,正好是十粒,然后就很伤感地跟孙子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解放前,他的父亲有一年给地主交租时,地主家的人正忙着用风车吹米,从风车里漏出来一些米粒,他的父亲看到后就弯下腰去捡米粒,被地主的一个狗腿子看到了,上去就对他的父亲一顿痛打,重伤的父亲被家人抬回家后一会儿就死了,死后一只手还攥得紧紧的,家人掰开一看,只见手心里有几粒米,数一数正好十粒。他的父亲为了十粒米被活活地打死了。这篇课文给我的印象特别深,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仍然记得很清晰。珍惜粮食的教育不仅仅是在课本上,长辈的言传身教也是很重要的方面。小时候总感觉家里的米很少,经常吃面糊糊,每次吃完,妈妈总是用右手食指在碗里刮一刮,然后把那一点点的糊糊放进嘴里吃了。吃粥也是一样。我也曾模仿过妈妈的样子,但是吃到嘴里得多是手指上的脏味。大约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时候,我看电影《周恩来》,影片中敬爱的周总理在地震灾区指挥救灾、看望灾民,吃过一小碗不知是面糊糊还是米粥之后,居然也用右手食指刮一刮碗壁,然后放进嘴里吃了。这一细小的动作让我热泪盈眶,我们一国的总理也和我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妈妈一样珍惜粮食。奶奶跟我们兄妹讲得最多的是糟蹋粮食要被响雷打头的,我们吃饭时掉在桌上的饭粒,奶奶会捡起来放进自己的嘴里吃了,我们掉在地上的饭粒,老人家也要捡起来送给鸡或者猪吃,绝不能让我们踩着而糟蹋了。

经历过饿肚子。我是1965年出生的,尽管三年困难时期已经过去,但还是非常困难的。据说我出生后,母亲由于吃不饱肚子,奶水很少,我经常饿得大哭。奶奶看着可怜的我,就一瘸一拐地(奶奶年轻时摔断了腿,留下了后遗症)把我背到姑姑家吃姑姑的奶水。我长大后点,家里好像吃山芋较多,直到上中学的时候,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生活在农村的人,一般家庭子女多,供养不起子女读书,总是千方百计让他们学门手艺出来谋生活。有的父母为了让子女能学到一门好手艺,省吃俭用,求张三拜李四,到处物色技术精湛口碑好的师傅,总想名师出高徒。但名师不会轻易地收徒弟,怕徒弟不专心,带不出来,影响自己的声誉。即使有亲戚关系或是知己朋友介绍,也要经过师傅的目测,既要看个头长相,也要看机灵、说话礼貌,几方面的条件都具备了,才能接受为徒弟。

温师傅十七岁那年,家里因有兄弟六个,父母决定让他出去投师学门泥瓦匠的手艺,日后能混口饭吃吃,能娶上个好媳妇。便请舅舅出面介绍,和舅舅的邻居赵师傅学徒。赵师傅碍于情面,看了准徒弟一眼,二话没说便接下了登门拜师的礼情,收他为学徒。过去学徒有条不成文的规矩,一年徒,二年师,三年满师拿工资,必须吃完三年萝卜干子饭,才能自立门户带徒单干。而温师傅学徒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农村经济正处于恢复期,并没有多少户人家砌房造屋,只是有些农户支锅垒灶和少数瓦房户修修补补。于是,赵师傅就把几个学徒安排到官林大队窑厂做砖坯,这看起来不是学瓦匠,而是在荒废手艺。可机灵的徒弟倒有妙招,他们总是忙里抽闲,利用工作前、吃饭后的空闲时间,带上瓦刀,因地制宜拿起砖坯当砖块反复练习四角刀灰,还模拟砌墙架墙角(架拐子),强化了瓦工的基本功练习。

一晃两年时间过去了,温师傅因心灵手巧,在众多的徒弟中脱颖而出。他砌墙架拐子,不用吊砣线,眼睛一瞟准能上下垂直。他粉墙不需要打定位,靠线板子测到哪里都是平光如镜。他干活麻利,砖头上手,向空中抛个圈找好棱角,瓦刀挖泥,摊得砖头四周既饱满又匀称,稳稳压在下面的砖上,一气呵成。他砌的青灰墙、水泥嵌缝墙,线条完美,棱角凸显,给人以清晰感。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扬州航运农场落户横泾公社合兴大队朱家荒,需要建筑工厂、学校、家庭宿舍。赵师傅接下了整个工程活,并安排还是学徒工的温师傅带一帮人,和其一满师带徒的师兄一起接受任务。这些公房比建筑民房更宽更高,檐墙一般在六米左右,山墙高十几米,而材料全靠人扛肩挑、脚手全是土法上马的简陋设备,既要按时按质完成任务,又要保证安

还经常早上带着两只熟山芋边走边吃当早饭;秋、冬天直接吃山芋,还有山芋粥、山芋饭,中午也可能是把山芋刨成丝汪着吃,撒些蒜花,特别香;春、夏天吃山芋干,有山芋干粥、山芋干饭,干嚼山芋干是同学之间炫耀的零食,比比谁家的山芋干更甜。青菜也是当年的主要充饥食物,菜饭、菜粥是经常吃的。菜饭、菜粥里,青菜是主角,大米是配角。为了防止菜冻死,到了冬天或来年春天没东西吃,深秋的时候,妈妈都要腌一大缸咸菜,晒好多菜干,以防荒年。夏天,为了不浪费因为没有冰箱而变馊的粥,妈妈会在馊粥里加入一些面粉,调匀之后摊成素头饼吃。那时,最直接的感觉是肚子很饿,我想,一方面是处在长身体的时候,需要的营养多,再一方面就是吃的东西含脂肪、蛋白质不多吧。

品尝过“粒粒皆辛苦”的滋味。上世纪八十年代及之前,粮食的种植都是靠人工的,仅仅一个夏收夏种,没有参与过的人是无法想象那种辛苦的。每年六月初,人们要顶着烈日用镰刀将成熟的麦子收割下来,再挑到打谷场,组织脱粒,脱粒之后要扬场,接着晒干扬干净的麦子;与此同时,收割完麦子的田里,要犁田、放水泡田,把各家各户猪圈里的肥料挑到田里撒开,耙田、平整,把秧苗挑到田里,组织插秧。由于季节原因,这一过程也就是十五天左右,且处于梅雨季,潮湿闷热,需要抢晴天,战雨天。这个十多天,人们都是顶着烈日、不分昼夜、浑身湿透、吃饭勉强应付,处于疲劳作战的状态。

随着生活条件的不断提高,买米的费用占每个家庭的支出比例越来越小,市场上大米货源充足,粮食安全基本无忧,因此浪费粮食的现象在很多人身上,尤其是年轻人身上较为严重。新闻媒体曝光的一些食堂、饭店里的浪费达到惊人的地步,让人看了心疼。我始终觉得,生活条件再好,也不应该浪费,这不仅仅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美德,也是对农民辛勤付出的尊重。我一直不随便浪费一粒粮食,在农村老家住的时候,有时候剩粥、剩饭变质了,不能吃了,可以喂鸡、喂猪;住到城里之后,有了冰箱,很少把剩粥、剩饭放变质的。上世纪九十年代的一天,记不得是什么原因导致家里一碗剩饭变质了,我不忍心将馊饭倒进垃圾桶,就用方便袋装起来放进冰箱里,星期六休息时专程骑自行车送到八公里外的老家喂给猪吃。如果确实需要倒掉一碗剩饭或者一碗剩粥的时候,我的脑子里立即就会浮现出烈日下汗流浹背的妈妈拼命收割着麦子,起早贪黑地忙着脱粒、扬场、插秧的情景。

全,这是对一个不满二十岁的小伙子的考验与挑战。初生牛犊不怕虎,温师傅二话没说,担起了这份重担。他做领班,既要安排好其他人员工作、大小工的协调,又要亲力亲为独当一面。同样一幢厂房,他带班负责的,工时省、质量好,客户满意,因此在和各位师傅同场竞技中崭露头角。

三年满师后,温师傅不满足于传统瓦匠只是砌房造屋,他把主攻目标放在承建圩口闸、灌排站、水泥桥梁上。只有初中文化水平,不识图纸,不懂数学,起初是困难重重。不会就学,他花小钱,请专业人士辅导,在学中干,在实践中领悟。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一两次工程的实践,掌握了看图施工、搞预算,石料砌墙、土方工程测算等基础知识,而且只要是 he 承建的闸、站、桥梁都能检验合格,有的还被评为质量优胜奖。

1978年后,农村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放开手脚搞生产,但也有些束缚以家庭生产为主体的环节,其中矛盾比较突出的是农船太少。原生产队就那几条船,折价卖给农户,还要五六户人家合用一条船,才够分配,即使有钱也买不到船。那时,农田道路交通还没有像现在便利,只要干到农活,首先想到用船,下田、装把、挑肥、翻泥、卖粮……尤其农忙割麦时节,家家都要抢晴天,抢运麦把到场头脱粒,即使订立用船规章,但违约的事也时常发生,导致父子、兄弟争船屡见不鲜,甚至为争用一条船而大动干戈。

公社领导意识到农船紧缺在全公社是共性问题,不想方设法解决,会影响生产秩序和生产进度。于是决定,在社办水泥制品厂内,组织生产小型农用水泥船,以解燃眉之急,并向全公社招聘能设计、会制造水泥船的能工巧匠。在众多能人的荐举下,泥瓦匠温师傅和他的师兄陈师傅被聘请到水制厂,担当制造水泥农船的任务。他俩走马上任,没有造船图纸,就借来一条三吨水水泥船扣在河边,按照人家船头、船尾、船舱、隔舱的长度、宽度、深度等样式,照葫芦画出自已心中船的图纸。没有造船的模型和船台,他们因地制宜挖个地坑,制作模型,人爬进去作业,从扎铁丝网到水泥船内外粉刷,都是他们亲自动手。经过一个星期的不断探索反复实践,横泾水泥制品厂,第一条“水乡牌”2.5吨水水泥农船诞生了。

司徒中柱极不情愿地从领导岗位上退休了,凭他的身子骨再干个十头八年那是没问题的,可规定放在那,谁能拗过它呢?

司徒中柱就是个办公室控,回到家中,他让妻把一间房子腾空,按照自己办公室的摆设做了一番布置,他每天还和上班、下班一样,按时按点地出入。进司徒中柱的这间在家中设立的办公室,需要先敲门,得到允许后才能进来,否则会遭到一顿呵斥,就连孙子和老伴也不例外。其实除了孙子、老伴进来,还有谁会进来?虽然桌子上有部电话,但总也不响,有时老伴会怂恿孙子拨个电话进去,给他打打趣,逗逗闷子。

人到老的时候,儿孙绕膝、妻随左右,再有一些知根知底的朋友,那是天伦之乐、快乐之事,可司徒没有适应,他原有的样儿一点没变,他习惯部下的前呼后拥,更喜欢得到部下唯唯诺诺的奉承。即便是退休的他,偶尔走在路上遇到熟人,仍喜欢人家称呼他的官号,不喜欢直呼其名。他喜欢点评别人,好恶摆在脸上,一句不投口味,立马发飙,占上风的强势习惯一点也没变。

也不知是哪个热情的插友,在已经退了休的曾经插友中建起了一个知青微信群,把大伙儿又聚拢到了一起,热情的插友没有忘记司徒中柱,也把他拉进群来。这个群的插友们都曾是以前的同学,大家知根知底,所以到一

今年花甲子,大庆认为自己的生日不在时候,腊月里,不中不晚,不靠节,不过年,学生不放假,大人在挣钱,想办桌酒热闹一下,人都凑不齐。

儿子在大都市工作,国家公务员,年头岁尾,手上的事情特别多,走不开。儿子正努力攀高峰,岂能拖后腿?孙女儿才上幼儿园,班上表演节目唱主角呢。虽说有两年没有见到孙女儿了,很想念,但也无奈。

说起来,大庆是有两个兄弟,但多少年前就合计过,大事小事一律不操办,不劳那个神,人情搬过来搬过去的,办酒容易请客难,稍有不慎,吃力不讨好。他们都说,什么时候想兄弟想哥哥了,随时过来,上席永远给你留着,一杯清茶,谈笑风生,弄两个小菜,吃得舒舒服服。自然,跟大舅爷小姨子也不能二样,假如此刻发话,人家以为是想收取人情呢。还是不张扬。大庆考虑问题比较周全。

大庆的老同学也不算少,小学的,初中

这个双休日接待了姑妈的女儿lynn。lynn小时候距离我是一个遥远的存在,大约就像我们如今看李湘的女儿angela那样的感觉。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我们物质相对于今天的孩子们来说是匮乏的,而她在那个年代里学英文、学钢琴、考研,在沙滩度假,在世界各地游玩。所以她之于我,虽是妹妹,却也只是是一个名字的印象。成人后也有过几次接触,大抵的印象就是美丽、孝顺、聪明。

这一次她公派出差到上海,陪美国考察团做一个环保项目,行程中仅有一日空闲,便邀她到扬州游玩。本来心中是有顾虑的,从未单独交往过,陌生感还是有的。接她之前,她问:我马上要上高铁了,高铁可以充电吗?我忘记给手机充电了,手机只有10%的电量为。我不禁哑然失笑,这份大大咧咧、糊里糊涂,跟我好像。我让她用纸记下我的电话号码,这样即使手机没电也能找到我。从镇江接到她时,她灿烂的笑容一下子便化解了我心中的那份生分。在她手背上还有一排青色的字体,清秀漂亮,起先我以为是纹身,再定睛一看,竟然是我的电话号码。我大笑,对她说:从来没有人这样在乎过我,把我的电话号码写在手背上呢。她也笑着说:我用眼线笔画下的呢,防水效果好,擦都难擦掉呢。一路便在欢声笑语中到了扬州。

光阴漫漈
暮暮霏霏 纷纷飞飞
河水守着季节的慰藉
雪啃着静默的茅草
脚下的土地搞劳天空
尘世仪式无法挽回

起聊起来就随便得很,不仅直呼其名,还把当年同学和插友的一些趣事拿来说笑。开始司徒还能附和着弄两句,

这聊着聊着,就有些插友说起了司徒的一些往事,这些往事当中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这好的司徒爱听,可不好的司徒就不爱听、不高兴了,还为此事与群里的插友起了争执,甚至撻下要退群的狠话。群主忙不迭地打招呼,总算留住了司徒。特别让司徒不能适应的是在一起喝酒吃饭,因为退休,没有了职位,大家都回到了原点,围着桌子叽叽喳喳随便坐,没有一个上下左右之分。这让司徒很是感冒,过去坐惯了主宾席,如今只坐在陪客的位置上,没人把他当回事,没人给他让坐,更没人捧着他。上桌的菜也不是先转到他那里,敬酒也不是先敬他,也没有人呼唤他的官号。过去他在酒桌上说话没有人敢插话,都是静悄悄地听,还不时收到赞许的微笑和点头认可,现如今说话老是被那些大嗓门的插友淹没和打断,他实在难以接受。

人们常说,知子莫如父,其实知夫莫如妻也是同样的道理。司徒的妻子还算是个明白人,看到他退休后闷闷不乐,失落感与日俱增,总是端着放不下来,一天没有敲门就进了他在家里设的办公室。司徒正欲发火,妻子却抢先一步说开了:“你已经退休了,不再是什么官了,醒醒吧!不要老是端着了!”

的,但几十年下来,关系渐行渐远。现在不少同学聚会、战友聚会、知青聚会,不是早茶,就是晚宴,今天吃你,明天吃他,吃来吃去就这些,他觉得

毫无意思,不掺和。把钱存起来,将来留给儿子、留给孙女儿多好。大城市消费高,子女多一个钱好一个。与其破费,还不如自己过好每一天。

虽说没有人过来祝贺,但大庆认为生日毕竟是生日,十年才一回,人到花甲不容易,风里雨里受过多累,如今好日子到了,应该自己给自己庆祝。因而他特意穿上那身士官防寒服,这是儿子当兵时发的,式样一点不过时,遮风御寒很暖和。儿子邮寄过不少比较新的二手服装给他,有西装,有夹克,还有保暖内衣,唯独这件他最中意。一般时候还舍不得穿呢。今天,他要带妻子去小茶馆,上来“一壶两点”享受一下。他已记不清什么时候进过茶馆的了。

第一站我们去了个园,觅了一个导游陪玩。导游是个有点腼腆的女生,笑容很淑女。在沿途的讲解中,lynn的提问和笑声都很有魔力,特别能

够感染人带动人,即使天空中飘着细雨,她的这份活力也能让人跟着她一起心情变得非常明媚。很快地,导游也活跃起来了,看得出来,她很喜欢lynn,所以讲解得越来越详细,越来越好。

用餐的时候闲聊中lynn说,在扬州看到很多爷爷奶奶带着孙子辈在玩,表示不能理解。在她的教育观念里,一个人工作后便不应该再依赖父母,抚养子女不是上一代人的责任,是自己的责任,父母若愿意帮忙带小孩子是应该付钱的。她说在台湾,女性产假是三个月,三个月后可以续请六个月育婴假,这时候的薪资在基本工资的基础上打折,九个月后若不离职便需上班了。在她的观念里隔代的教育既影响了长辈的生活又不利于孩子的教育,因此九个月后就便在每个工作日的早晨把未满一周的孩子送去育婴所,随后自己上班,晚上下班回家接孩子、做家务。岛内经济状况不佳,虽然她是研究生毕业,可薪资十几年也未曾有过大的增长。想象一下这个从小娇生惯养的妹妹在拥挤的下班人流中,前面兜个孩子,爬上五楼,做家务、带孩子,还养一条狗,我就觉得这个日子该多累啊。

无尽处,躯体还在
有方向的雪融化得纯粹
雪落在村庄
雪落在城里
雪落在远方

雪随人愿

□ 张学杰

除了倦意渐趋的白发